

话筒前面的彩虹

12 ZHONG YANSE DE CAIHONG



陈丹燕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2种颜色的彩虹

话筒前面的彩虹

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丹燕 著

序

●陈圣来

我认识陈丹燕先是在报刊上,由于自己也偏好舞文弄墨,出于职业的本能,便很敏感那些不时在报端杂志上冒出的新名字,于是终于有一天知道了有个陈丹燕,还知道了她的巢穴在《儿童时代》。这个《儿童时代》或许与女作家有缘,先是爆出个王安忆,继而又晃荡出个陈丹燕,我琢磨着将来有一天,我女儿长大成人,如果她也有当作家的梦,我会不会让她也去《儿童时代》。

陈丹燕的作品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我偶尔也浏览过几篇,但说实话,读她的名字绝对比读她的作品多。她的作品淡泊素雅,不浓艳,也不矫饰,没有佞屈聱牙的字眼,也没有故作高深的架势,更没有新潮作家那种故弄玄虚的派头,纯朴而归真,宁静而致远,字里行间还闪烁可见未曾泯灭的童心,读来如行云流水,顺畅而下。但可惜我已过了如梦似幻的年华,对青春少年徒生羡慕之情,包括他们有休闲的时间、休闲的心境来读陈丹燕为他

们写的作品，而我与我这一辈人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人生与忙不完的责任。

如果不是东方电台开播，我想我大概不会认识陈丹燕，虽然作家协会开会似乎有过一二次见面，但出了巨鹿路大门，双方肯定行同陌路人，了无印象。筹办东方台之际，一位节目监制对我说，有个叫陈丹燕的女作家想来东方台作“秀”，办一档给中学生收听的节目，连节目名称都想好了，叫“十二种颜色的彩虹”，题目这么“水”，女性的伎俩！十二色非要衍化成“十二种颜色”，而且按常规，赤橙黄绿青蓝紫，叫七色彩虹岂不更简洁，更熨贴，难道女性的细腻可以比常人多分辨出五种色谱？不过当时东方台正满社会网罗人才，有女作家自投罗网，我也就将就了。

节目试播后，据说感觉陈丹燕很到位，尽管普通话带有一丁点上海口音，色泽也不光亮饱满，但很有个性特色。她的节目开在每星期天的下午，那天我正好在车上，听她的“十二种颜色”，虽然我不追求主持人的字正腔圆，但听了她的广播，我还是微微有点吃惊，她的声音很纤细，有点羸弱，也有点娟秀，不很标准的普通话娓娓道来，有的地方句顿不很规范，可以听出她有点怯场。我不知道听众能否接受，以往的广播确实没有这样的主持，我屏声静气地听她主持，听她与中学生对话，

听她讲莫扎特，那个莫扎特是厚重的，而陈丹燕是轻柔的，因此听她谈莫扎特很有趣。陈丹燕不时说些什么，我沉浸在莫扎特与陈丹燕的交替包围之中，就犹如坐在朋友家的客厅里听他闲聊，音响里不时放点名曲，氛围很好，意境也不错。过去广播那种距离感，那种难以亲近的凛然都没有了，我感到很随和很轻松，这种感觉颇有点像一位听众对陈丹燕说的：“在这个急功近利的都市里，在一天天犹如游乐场里的木马般疯狂旋转的快节奏的生活中，能够听一小时您的节目，把自己埋在大藤椅里，冲一大杯巧克力，这便是我一个星期里最憧憬的时刻了。”这平凡的话里道出了一个新颖的广播概念。如果我们所有的广播节目还是使每位听众宛如坐在皇室硬梆梆高靠背椅子上，正襟危坐地面聆圣旨一般，那么广播迟早会枯萎。广播这个小铁匣子里的精灵，它可以放在你的饭桌上，可以藏在你的口袋里，可以焐在你的被窝里，它当然应该是最令人亲昵的伙伴，最具有私密性交往的朋友。

陈丹燕的主持从语言的表达、声音的造型、即席的应变等方面都无法与我们科班出身的主持人相媲美，但是她的亲和，她的善良，她的真情，她的睿智，她的认真，使她的主持产生了一种吸引青少年听众的特有魅力。读《话筒前面的彩虹》，读《青春心事》，可以那

么近地窥见节目背后的陈丹燕，窥见她没有伪装的赤裸裸的心灵。她那样坦陈：“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我过着一份属于我自己的日子。我也听到有的主持人竭力向听众包装自己的形象，我想这是职业主持人或许要的手段，但我不要这样的手段，因为我不想为别人的想象而生活，这是一种极难的生活，不合适我。”也许正因为这样，在东广的宣传品中，陈丹燕的那张照片最正儿八经，没有半点艺术创造或美化妆饰的痕迹，唯有的只是她那张并不算漂亮的脸上真真切切的微笑，还有那份现时作家少有的认真。有谁相信，她话筒前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毕恭毕敬写下来的；有谁愿意，如此孜孜不倦地给这么多青少半朋友亲笔回信？！

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前年十二月那次由她发起的“特别行动”，不知是什么起因，她在她的节目里谈起了白血病患儿，而且居然还赴病房采访了病儿与医生以及家长，那些天真未泯但却受病魔煎熬的孩童，那些白色病房简陋而无奈设施，令陈丹燕动了惻隐之心，她在节目里为这些白血病患儿呼吁，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与同情。那些天，这档节目开始热闹起来，前来捐款的，捐物的，络绎不绝，我们的办公室以及走廊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几位工作人员不停地在数点

硬币。十二月的一天傍晚，满载着社会各界的一片爱心，陈丹燕与东广的伙伴们来到新华医院儿科白血病房，这里已事先布置好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门上、墙壁上贴满了充满童趣的粘贴，使这一片病区顿时有了生气，屋里面堆了半房子的玩具，还有崭新的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以及一棵高高的圣诞树，孩子们像过节一样欢欣喜悦，这间小屋就取名为“十二色彩虹小屋”，是陈丹燕精心布置的。我们在现场搞了一档直播节目，通过电波把新华医院病房与东方电台直播间以及千千万万家庭串联与编织成一体。那天陈丹燕带头哭了，她抱着依偎她的病孩泣不成声，一时听众电话如潮水般涌来，人的善的一面被诱导与发掘出来，就像陈丹燕事后说的：“我不知道人是什么，他能做最丑恶的事情，也能干最美丽的事情！”

这以后，上海另两家最大的儿科白血病房也有了“十二色彩虹小屋”，再以后，这档节目获得了中国新闻政府奖的最高奖：一等奖。尽管这档节目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与劳动，但最初的创意是陈丹燕的，而且我从这次“奉献一片爱心”的活动中，进一步认识了陈丹燕，认识了这位女作家充溢于胸的善，这是一位作家难能可贵的底蕴。我始终认为，作家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历史上或许会有人品与

文品相悖离的现象,但真正伟大的作家必然会使之殊途同归,伟大的作家他可以犯错误入歧途,但其本质必定是善的,很难设想卑琐龌龊的小人会写出鸿篇巨著。一个作家的底蕴应该有生活阅历,有知识积累,但更应该有博大宽容的爱心。陈丹燕的《话筒前面的彩虹》等集子是她爱心的物化,从这些作品中可以体略到一份女性纤细入微的爱:对世界的爱,对自然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类的爱,乃至对青少年的爱。这种爱构成了她的作品风格,也构成了她的主持风格。

陈丹燕出了十几本书,但不管她如何丰产,这本集子我认为在她创作生涯或人生旅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她拓展自我的一次写照,是她从事广播的心理路程实录。她说她小时候是个结巴,从一个结巴到一位电台的DJ,她找回了她的自信,她拥有了电波,她也拥有了电波大家族,拥有了更新鲜的生活,拥有了源源不绝的创作源泉。前些年,我去英国访问,一位七十多岁的英国广播女作家雷吉尔丝送我一本书《谈谈美国》,这是一位美国著名广播主持人奥列斯梯也·库克写的一本书,书的内容全是他的广播实录,这位主持人的节目曾影响了美国几代人,雷吉尔丝希望我成为这样一位广播作家,但是我没有,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与我的同伴终于创办了一

个有这类节目的电台，陈丹燕的《十二种颜色的彩虹》就是其中之一，她应该有望成为奥列斯梯也。广播实在是一种很诱人的事业，一本畅销书按目前的状况也不过发行数万册，但一次广播可能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听众，从这一点来讲，我想陈丹燕要感谢广播，否则陈丹燕还是纸上的陈丹燕，她不会在空中飞，也不会有那些善举，有那洋洋洒洒的五册书。

彩虹是一座美丽的桥，连接群楼，连接山峦，连接岛屿，连接苍穹，然而人的心比世界更广袤、更深沉。我想《十二种颜色的彩虹》应该是沟通心灵的桥，陈丹燕已经架设了这样的桥，让我们更多的作家和主持人都来做这样的美事，我想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是为序。

1994.3.28 于延吉新村

目 录

1. 比梦想更美的	1
2. 一生中的三天	10
3. 节日爱心	19
4. 游戏规则	35
5. 法国中部的虹	43
6. 追问	54
7. 彩虹絮语	61

1. 比梦想更美的

我的小时候是个又瘦又敏感可又笨拙的小孩。这样的小孩常常是特别希望有好朋友，而且希望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但是我不能够。跳橡皮筋，或者是玩垒球的时候，我总是最早一个败下阵来的，站在一边，脸上挂着讨好的笑，等别人赢了分来救我。玩得好的女孩，总嫌我太烦了。

我有两个哥哥，比我大了许多，在我小的时候，要把头仰得很高才能看到他们的脸，可看得最清楚的，却是他们年轻的嘴唇上方的柔软浅黑色的胡须，男孩子最初的胡须。我在寂寞的时候也曾经吵着和他们一块儿玩，一块儿用气枪打麻雀，但经常的贡献是把早晨妈妈上班前分给我的那一份巧克力、饼干和水果拿出来行贿。

总之，我那时是个挺无助的小孩。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倒一个大霉。那似乎是上海的一个长长的长长的黄梅雨季，雨下了又下，整栋大楼都湿淋淋的就像是一只直接从水里拎出来的鞋。小孩都在一楼的楼门里玩，那时楼门还很新，有两扇弹簧门，一推，就“吱”地一响。

有一个小孩说，听说下雨天不能学结巴说话，谁学结巴说话，就会变成真的结巴。然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都拼命地怂恿对方试一试。那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我说：“我来试。”

我记得那天所有孩子的脸都像葵花向阳一样地转向了我，在雨中昏暗的开着路灯的楼门里，所有孩子的娇嫩的脸都转向了我。

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因为下雨天学了结巴说话，反正，我真的变成了一个结巴的小孩。一到紧张的时候，会说：“我，我，我，我，”然后把脸皱成一个核桃。

我妈说：“每天跟着中午的气象预告说话，改得掉的。这么点一个小孩，有什么可急的。”

于是每天中午，我都跟着气象预告里的播音员用记录速度说：“阴转阴，有时有雨。”也许从那时起，是我真正个人和电台发生了联系，那个蒙着金线布的老式的巨大的飞利浦无线电里传出来的声音，是多么完美无缺！以至于到三十年以后，我跟着电台的技术人员走进直播室去熟悉如何操作机器，我看着输出指示上的那个由红和绿不断闪烁组成的变成了电波的声音，满耳只响起童年时代天气预告的声音。那是一去永不再返的天气，阴转阴，有时有雨。

那时候我是一个害羞而且倒霉的小孩，从不愿意在大庭广众前说话。可我同时又是一个天生喜欢表达自己的人，当对世界的感受从心里冉冉上升的时候，不让我说话或者表达，我想我会像一个越吹越大最终要爆炸的气球。于是，我最终成为一个作家。

从一个结巴的小孩到一个填满一张又一张绿色方格稿纸的作家，这当中我走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听澳洲中文台，因为他们的播音员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声音温柔，使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心一下子就柔软起来了。有一段时间天天听音乐节目，“文化大革命”之后，从前偷偷在北屋关上门听的音乐随便就在音乐节目里出现了，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在音乐节目里第一次听到改编成轻音乐的《自新大陆》，那种纯净的怀旧突然让我想起了我少女时代的往事，同样纯净的奢侈的怀旧，同样美好的展望。那时我曾经怀着一点点抱憾地想：怎么在我更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好的音乐同行呢？那时有支歌，叫《美酒和玫瑰的日子》，在我的少女时代，没有音乐也没有玫瑰。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青春节目的电台主持人，从来也没有。直到今天，我已经做到了五十期节目，但还是不曾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言，也不习惯没有稿纸

在手里说话。当我运用我的脑子的时候，它的运作方式就是一笔一划地写下来，包括最细微的细节。直到今天，我相熟的朋友有时还会看着我笑出来，一边说：“这里是十二种颜色的彩虹，逗号，我是陈丹燕。句号。”

从来我都不曾梦想过到电台做播音员，从不。如今回头去看，这故事像辛德瑞拉。而走向终点的道路，却没有老鼠拉的南瓜马车。只是一架小小的收音机，一个平淡无奇，日日相同的早晨。

早晨躺在棉被里半醒着听上海新闻。那时我已经有两年多在家里写作，平时只和朋友来往，走得最多的道路，是每天傍晚去幼儿园领我的小女儿回家，幼儿园门口有一棵梅树和一棵桂树，冬天有梅香，秋天有桂香，暗香在黄昏里一动不动。那时我从冬天到初夏在德国，回到家不久，只知道在德国有人大惊小怪地指着报纸对我说：“你们的邓先生要打烂所有的工人手里的铁制碗，碗里有你们亚洲人吃的软米。”那时候，每天早晨听一会儿新闻，了解家的门窗外面的广大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天的新闻里说上海要成立一家新的电台，向全社会召集电台工作人员：主持人、编辑和记者。

躺在那里想：干嘛我不去试试做一个青

春节目？这时候澳广七十年代的声音和八十年代初的音乐像乌云中的太阳一样哗地露了一下脸。

于是去试，报一个名。

面试的时候谈一个关于节目的设想和节目的宗旨。那天在手指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戒指，旁边有一个人在沙发上用报纸蒙着脸睡觉，报纸上有一条非常小的字：阴转阴，有时有雨。巧得像个故事。

然后来了一个通知，去电台开会。那时要知道那么大一间会议室里都是节目组的人马，别人报一个节目的名字，能站起好几个人来，到了我的节目，《十二种颜色的彩虹》，只有我一个人，少得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

然后准备一个月的节目。

然后轮到了我的时间，十一月一日星期天下午四点钟，我坐在那直播间里，我的监制和总监都在旁边听着，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生大病时的情形，小时候生大病，而唯一有效的青霉素又阳性过敏，一圈医生围在我的床边商量怎么办，而我只管看着他们，把自己的一条命塞到他们的手里，心里一派安静。

第一句话是：“我是陈丹燕。”

心里响起的却是一个问题：这是真的？

说起来，做节目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还

是我一个人在直播室里，一边说话一边放音乐一边从耳机里听着混合在音乐中的自己的声音的时候。那时候，感觉是非常美好而恍惚的分离状态。

我喜欢感觉同一个我的游走分离的状态。也许这也是我后来不再惧怕直播室，不在乎一些想法与一些事情，一期一期，一星期一星期地做这节目的一个原因。

我是一个非常愿意耐心倾听自己内心需要并满足它们的人。

还是要回到我的童年经验。

在我小时候，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常常会觉得非常安静，以致于疲劳。然后，在一团温暖而疲劳的柔软之中，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有另外一个有知觉但非常轻盈的我像烟雾一样冉冉上升，上升，飘荡出去，像云一样低悬于我的头顶上端，有画镜线那么高。

那个有知觉但漂浮在空中的我，那个烟雾一样的我，就那样惊奇而安静地看着坐在某一处的肉体的我，那个肉体的我看上去总是那样疲惫而且陈旧笨重，虽然我一直是瘦的，但烟雾的我永远觉得那个肉体的我是奇怪而笨重的。

那时候在心里，永远是惊奇的，惊奇地想：这真的是我吗？这个人是谁呢？除了我以外。

小时候常这样，后来一点一点地减少了，到上大学以后，几乎没有了，到结婚之后，再也没有了。

后来认识了一个精于神秘文化的学者，他常常可以在气功态下进入灵界。问他，他看着我不说话，然后才说：“你要小心。”

他说那原是一种气功态下面的元神出窍，你的灵魂在那种状态下面逸出了躯体出游，不会气功的人的危险在于不能够控制收放，如果元神逸出的时间太长，就会使肉体死亡，一旦肉体死亡，元神就再也不能回到肉体的里面，只能飘荡在空中了。

他说到了铁拐李，他是个神仙，却非常难看，那是因为有一次铁拐李元神出游时间太长了，他原来的躯体已死亡并被埋了，他只好临时逸进一具拐腿的讨饭老头的躯体里去。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么神秘的经历，但我仍旧常常想念小时候的烟雾状态的我，那种寂静无声的惊奇，惊奇于自己。

当我有一次在直播室里独自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刻又来了。

那是九三年的隆冬二月，是一个非常寒冷阴暗、冻雾凄迷的下午，路过南京路上的人民公园时，阴冷灰白的寒潮将至的大雾将高大斑驳的梧桐树遮得时隐时现。那天我用了一盘莫扎特，是他最后的六部交响乐中的一